

Agatha  
Christie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

“波洛”系列

# 罗杰疑案

*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辛可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罗杰疑案

*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辛可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6 - 2484

Agatha Christie

## THE MUDER OF ROGER ACKROYD

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1 版译出

The Muder of Roger Ackroyd © 1926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罗杰疑案(英文版) AGATHA CHRISTIE® POIROT® © 2009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杰疑案/(英)克里斯蒂(Christie, A.)著;辛可加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波洛”系列)  
ISBN 978-7-02-007361-0

I. 罗… II. ①克… ②辛…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9200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责任印制:王景林

### 罗杰疑案

Luo Jie Yi An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辛可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1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2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7361-0

全套定价 680.00 元(全 32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 10 亿册,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销售量亦逾 10 亿册。她一生创作了 80 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19 部剧本,以及 6 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

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最受欢迎、最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和以女性直觉、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侦探推理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这个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经过数次退稿后,最终于 1920 年由博得利·黑德出版公司出版。

之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1926 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罗杰疑案》(又译作《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

作关系,并一直持续了50年,共出版70余部著作。《罗杰疑案》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捕鼠器》被搬上舞台,此后连续上演,时间之长久,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1976年,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此后,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其中包括畅销小说《沉睡的谋杀案》(又译《神秘的别墅》、《死灰复燃》)。之后,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马普尔小姐探案》、《神秘的第三者》、《灯光依旧》相继出版。1998年,她的剧本《黑咖啡》被查尔斯·奥斯本改编为小说。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其一:收录相对完整,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愿我们的这些努力,能使这套“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 目 录

第一章	谢泼德医生吃早饭 .....	( 1 )
第二章	金斯艾伯特众生相 .....	( 7 )
第三章	种西葫芦的人 .....	( 16 )
第四章	弗恩利庄园的晚宴 .....	( 30 )
第五章	谋杀 .....	( 48 )
第六章	突尼斯短剑 .....	( 64 )
第七章	邻居的职业 .....	( 74 )
第八章	拉格伦警督踌躇满志 .....	( 91 )
第九章	金鱼池 .....	( 104 )
第十章	客厅女仆 .....	( 116 )
第十一章	波洛登门拜访 .....	( 134 )
第十二章	圆桌会议 .....	( 144 )
第十三章	鹅毛管 .....	( 155 )
第十四章	艾克罗伊德太太 .....	( 164 )
第十五章	杰弗瑞·雷蒙德 .....	( 177 )
第十六章	麻将之夜 .....	( 189 )
第十七章	帕克 .....	( 201 )
第十八章	查尔斯·肯特 .....	( 216 )

第十九章	弗洛拉·艾克罗伊德 .....	(223)
第二十章	拉塞尔小姐 .....	(234)
第二十一章	报上的消息 .....	(246)
第二十二章	厄休拉的故事 .....	(255)
第二十三章	波洛的小型聚会 .....	(264)
第二十四章	拉尔夫·佩顿之谜 .....	(278)
第二十五章	全部真相 .....	(283)
第二十六章	水落石出 .....	(291)
第二十七章	自白书 .....	(295)

## 第一章 谢泼德医生吃早饭

弗拉尔斯太太于9月16日星期四夜里撒手人寰,17日星期五早上八点就有人来请我过去,可我也无能为力,她已经死去好几个小时了。

我再次回到家是九点刚过几分。我用钥匙打开前门的弹簧锁,故意在大厅里盘桓了一会儿,不紧不慢地挂好帽子和薄大衣,起先亏得我颇有先见之明带上它们,才抵挡住了初秋清晨那一丝寒意。说实话,我当时沮丧之极,忧心忡忡。如今我也无意伪称,早在那时我就预见到了接下来几周的重重变故,因为这断不可能。但直觉告诉我,多事之秋不远了。

左边的餐厅里茶杯叮当作响,我姐姐卡罗琳短促的干咳声传了出来。

“是你吗,詹姆斯?”她喊道。

这问题纯属多余,难道还能是别人不成?老实说,之所以我刚才拖延好几分钟,就是因为我姐姐卡罗琳。吉卜林先生告诉我们,猫鼬家族的座右铭就是“出去寻找答案”。<sup>①</sup>如果卡罗琳长了鬃毛的话,我可真得以为猫鼬成

---

<sup>①</sup> 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笔下的猫鼬是个好打听,以“寻找答案”为宗旨的形象。



灾了。那句格言的前半段大可无视，卡罗琳闭门家中坐，答案也能送上门来。我搞不懂她有何妙法，但事实摆在眼前。想必仆人们和小贩们组成了她的智囊团。一旦她抬脚出门，可就不是去搜集消息了，而是去散布消息。在这方面，她也堪称惊世奇才。

我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她这闻名遐迩的脾性。如果我现在将弗拉尔斯太太之死的什么相关信息告诉卡罗琳，不出一个半小时全村就会家喻户晓。出于职业原因，我自然要多加谨慎才对。所以久而久之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任何消息都瞒着姐姐。虽然她到头来照样能弄个一清二楚，但既然不能怪罪到我头上，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弗拉尔斯太太的丈夫刚去世一年，卡罗琳始终认为他是被妻子下毒害死的，却又拿不出半点真凭实据。

我一再告诉她，弗拉尔斯先生死于习惯性过量饮酒导致的急性胃炎，可她却总是嗤之以鼻。虽说我也认可急性胃炎和砒霜中毒的症状不乏相似之处，但卡罗琳的指控则另有一套理由。

“你瞧瞧她那模样就知道啦。”我听她这么说过。

弗拉尔斯太太虽已不再年轻，却风韵犹存，而且她的衣着虽简单，却显得非常合体；不过话说回来，成千上万的女人都去巴黎买时装，总不见得她们就一定会毒死自己的丈夫吧。

我在大厅里磨磨蹭蹭，脑海中思绪翻滚。卡罗琳又喊了起来，嗓门比刚才还要大：“你到底在干什么呀，詹姆

斯？怎么不来吃早饭？”

“马上就来，亲爱的，”我慌忙答道，“我刚才在挂大衣呢。”

“这段时间够你挂五六件大衣了。”

她说的一点儿没错。

我走进餐厅，照例吻了吻卡罗琳的脸颊，坐下吃起鸡蛋和咸肉来。咸肉都凉了。

“你一早就出诊去了。”卡罗琳说。

“对，”我回答，“去了金斯帕多克，是弗拉尔斯太太。”

“我知道。”我姐姐说。

“你怎么知道的？”

“安妮告诉我的。”

安妮是我们家的客厅女仆，挺不错的女孩，就是多嘴多舌的积习难改。

沉默了片刻，我接着吃鸡蛋和咸肉。姐姐的鼻子又瘦又长，此时她鼻尖微微一颤，这个动作通常就表示她来了兴致或是激动不已。

“然后呢？”她追问道。

“很糟，我束手无策。她肯定是在睡梦中去世的。”

“这我知道。”姐姐又说。

这回可把我惹火了。

“你不可能知道，”我厉声驳斥，“我自己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呢。要是安妮那姑娘连这都知道，岂不成了千里眼？”

“这可不是安妮告诉我的，是送奶工。他是从弗拉尔斯家的厨师那里听说的。”

我就说过，卡罗琳根本没必要出门探听消息，她坐在家里的话消息就会送上门来。

姐姐接着说道：“她怎么死的？心脏病吗？”

“难道送奶工没告诉你吗？”我不无讥讽地反问。

可是卡罗琳对讽刺完全免疫。她还以为我是认真地问问题，于是老老实实答道：“他也不知道呀。”

不管怎样，卡罗琳反正早晚都会知道的，还不如我直接告诉她得了。

“她死于镇静剂过量，她近来失眠，一直在服药。肯定是服得太多了。”

“胡说，”卡罗琳立刻反驳道，“她是故意自杀的。别敷衍我！”

说来也怪，当你想将某个秘密深埋心底，却偏又被人戳穿时，难免就要恼羞成怒、矢口否认。我一气之下脱口而出：

“你老毛病又犯了，”我说，“无凭无据就胡乱猜测。到底弗拉尔斯太太为什么要自杀？她是个寡妇，还很年轻，又很有钱，身体也挺好，过着高枕无忧的舒坦日子。真是荒谬之极。”

“一点也不荒谬。就连你也该注意到她最近看起来有多么异常了吧。六个月来一直如此。看样子她肯定是被女妖附体了。你刚才不也承认了吗，她最近总睡不好觉。”

“那依你之见呢？”我冷冷质问道，“我猜是恋爱受挫了？”

姐姐摇了摇头。

“良心不安哪。”她兴致勃勃地说。

“良心不安？”

“对呀，我早就告诉你是她毒死了她丈夫，可你从来都不信。我看现在是板上钉钉了。”

“你这话不合逻辑，”我反击道，“如果一个女人冷血到胆敢犯下谋杀罪行，她肯定会心安理得地享受胜利果实，不会有悔不当初这种感情用事的表现。”

卡罗琳摇摇头：“可能有些女人和你说的一样——但弗拉尔斯太太绝非其中之一。她胆子大得很，一时冲动之下就把丈夫杀了，因为她就是那种完全忍不下去的人，而且毫无疑问，做阿什利·弗拉尔斯这种人的妻子，肯定是吃了不少苦头……”

我点点头。

“然后呢，她就终日因自己的所作所为担惊受怕。我不禁要同情她了。”

依我看弗拉尔斯太太在世的时候，卡罗琳可从没怎么同情过她。既然她已去了再也不能穿巴黎时装的地方（假定如此吧），卡罗琳的态度便软化下来，随时准备施舍一些同情和理解了。

我明确告诉她，她这些想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我其实也暗暗赞成她的某些观点，但卡罗琳纯粹是通过捕风捉影来接近真相，我可不能助

长她的气势。要不然她会走遍全村散播她那套理论，然后人人都会认为我的诊断结果就是她的情报来源。生活可真烦人啊。

“胡说八道，”卡罗琳对我的说教不以为然，“走着瞧吧。她十有八九留下一封遗书，把一切都坦白交待了。”

“她什么书信都没留下。”我厉声道，完全没料到这句话带来的后果。

“喔！”卡罗琳如获至宝，“如此说来，你也调查过吧？詹姆斯，我相信你内心深处的想法肯定和我差不离。你这可爱的老骗子。”

“总要考虑一下自杀的可能性啊。”我强调。

“会验尸吗？”

“也许吧，要看情况而定。如果我自己能对偶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这一结论完全有把握的话，就可以免去验尸的步骤了。”

“那你到底有没有绝对把握？”姐姐精明地追问。

我没答话，起身离开了餐桌。

## 第二章 金斯艾伯特众生相

在进一步回顾我和卡罗琳的交谈之前,不妨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这个村子叫作金斯艾伯特,想来和其他村子大同小异。附近的大城镇是克兰切斯特,离此约九英里远。村里有个相当大的火车站,一间小邮局,两家互为对手的“百货商店”。壮劳力们年轻时就出去闯荡了,不过村里倒不缺未婚女子和退伍军人。我们的爱好和消遣一言以蔽之,就是“流言蜚语”。

金斯艾伯特村像样的大宅子只有两座,一座叫金斯帕多克,是弗拉尔斯太太从她死去的丈夫那儿继承来的;另一座叫作弗恩利庄园,其主人是罗杰·艾克罗伊德。我对艾克罗伊德一直颇感兴趣,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一位乡绅都更有乡绅的感觉。他总让我想起老式音乐喜剧中老在第一幕早早登场的那种红光满面、热衷运动的家伙,在绿意盎然的乡野间,哼着上伦敦去的小调。现如今流行的都是针砭时弊的讽刺剧,乡绅形象也就渐渐退出音乐剧的舞台了。

当然啦,艾克罗伊德其实并非乡绅,而是一位卡车轮胎(我猜的)制造商,生意做得很大。他年约半百,面色红润,待人和善,与教区牧师关系密切,经常为教区资金慷慨解囊(不过风传他在个人开销方面却异常俭省),还

屡屡资助板球比赛、少年俱乐部、伤残军人协会什么的。事实上，他是金斯艾伯特这个宁静村庄的灵魂人物。

罗杰·艾克罗伊德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就与一名比他年长五六岁的美貌少妇坠入爱河并结了婚。她姓佩顿，是位带着一个孩子的寡妇。这段婚姻短暂而不幸。直说了吧，艾克罗伊德太太嗜酒成性，婚后仅四年就因酗酒一命呜呼了。

此后多年，艾克罗伊德一直无意续弦。他妻子去世时，第一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孩子才七岁大，今年他二十五岁。艾克罗伊德视他如同己出，悉心抚养成人，但这孩子性情顽劣，没少让他的继父操心。尽管如此，金斯艾伯特村的人们都很喜欢拉尔夫·佩顿，部分得归功于这小子长得一表人才。

我刚才说过，村里人人都爱嚼舌根，所以艾克罗伊德与弗拉尔斯太太过从甚密，一开始就被大家看在眼里。自从她丈夫去世后，这段暧昧关系就更加昭然若揭。两人频频出双入对，人们纷纷猜测，不等服丧期结束，弗拉尔斯太太就要摇身变为罗杰·艾克罗伊德太太了。说来倒也巧得很，众所周知，罗杰·艾克罗伊德的妻子死于贪杯，而阿什利·弗拉尔斯死前也当了好多年的酒鬼。这两位被酗酒夺去前任配偶的人同病相怜走到一块儿，倒也不失为一桩美谈。

弗拉尔斯夫妇来村里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围绕艾克罗伊德的蜚短流长早已盛传多年。在拉尔夫·佩顿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艾克罗伊德家中先后有若干名女

管家主事，每一位都被卡罗琳和她那群朋友煞有介事地怀疑过。保守估计，至少在十五年时间里，全村上下都确信艾克罗伊德会娶他的某位女管家为妻。最后一位女管家拉塞尔小姐是位令人敬畏的女士，稳掌管家一职已长达五年，在职时间足足是她诸位前任的两倍之多。人们都觉得，如果弗拉尔斯太太没出现，艾克罗伊德是逃不出拉塞尔小姐手心的。还有另一方面因素：他那守了寡的弟媳带着女儿从加拿大不期而至。塞西尔·艾克罗伊德太太是艾克罗伊德那没出息的弟弟的遗孀，她在弗恩利庄园定居了，按卡罗琳的说词，她成功地让拉塞尔小姐“安分了下来”。

我搞不清楚“安分了下来”具体是什么意思——听起来有点不寒而栗，令人不快——但我知道拉塞尔小姐应之以双唇紧抿，那神情不啻为一种讥笑。她还公开表示对“可怜的艾克罗伊德太太”极为同情——“还得靠大伯子的施舍过日子，寄人篱下的滋味可不好受，对吧？要是我不能自食其力的话可就太悲惨了。”

不知在艾克罗伊德与弗拉尔斯太太的情事公开化之后，塞西尔·艾克罗伊德太太心中是何种滋味。艾克罗伊德不结婚显然对她比较有利。每次见到弗拉尔斯太太时，她总表现得极为热络，大献殷勤。卡罗琳说那根本不能证明什么。

过去这几年里金斯艾伯特村的关注焦点无非就是这些。我们从各个角度热议艾克罗伊德和他的种种绯闻，弗拉尔斯太太在其中自然也占据一席之地。



万花筒倏地一转,原本人们还在热议送什么结婚礼品合适,转瞬间就被卷入悲剧之中了。

我前前后后理了一遍思绪,按惯例外出巡诊。我没有需要特别关照的病人,也许这或多或少是因为我脑子里还翻来覆去思索着弗拉尔斯太太身亡之谜的缘故。她是自杀吗?当然,如果她确系自杀,一定会留下只言片语交待她的遗愿吧?按我的经验,女人如果下决心自尽,通常都会将导致她走上绝路的原因公之于众。她们渴望站到聚光灯下。

我上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还不到一星期前。无论从哪方面看,她举止还很正常。

然后我突然记起就在昨天还见过她,虽然并未与之攀谈。她当时正与拉尔夫·佩顿走在一起,我挺惊讶的,因为我完全没料到他会在金斯艾伯特现身,毕竟他之前和他的继父大吵一架,几乎六个月都没在村里露过面。他们一直肩并肩走着,脑袋挨得很近,她很认真地说个不停。

完全可以这么说,恰恰是在那时我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虽然无迹可寻,但冥冥中仿佛却有某种莫名的征兆隐约浮现。昨天拉尔夫·佩顿与弗拉尔斯太太那交头接耳的热络劲儿令我浑身都不舒服。

我正琢磨此事,就迎面撞上了罗杰·艾克罗伊德。

“谢泼德!”他高声招呼着,“我正要找你,问题很严重。”

“那么你也听说了?”